

第一百四十一章 從前有座山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狂風暴雪，橫風橫雪，斜風細雪，不須歸，亦歸不得，又成鬼風戾雪，冥風冥雪，遮天蔽日之雪，還有那些從腳底下生出來的雪，沒過膝蓋，若稍有行差踏錯，隻怕會將人整個埋了。便在這一天，經歷了數十日的苦寒旅程之後，所有的雪忽然全部停了，就像老天爺忽然覺得自己不停往人間撒紙屑的動作很幼稚，並不能迷住那三個年青人堅定向前的眼神，所以拍了拍手，將手收回袖中。

天空放晴，露出瓷藍瓷藍卻依然冰冷的天，陽光雖不溫暖卻極為刺眼，借著一望無垠的雪地冰川向著每一個方向反射著白到枯燥的光芒。

風雨過後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，不是天晴就會有彩虹，所以阿甘回到國內，還要經歷那麼多的事，才會再次看到珍妮，然後他依然會被認為不懂某些東西，再次出發，一直跑，跑過無數美麗的風景。

風雪過後，雪原上的雪橇隊伍也在雪犬們歡快地鳴叫聲中，再次出發，壓碾著或鬆軟或結實的冰雪，向著北邊前進。麵色蒼白的範閑坐在雪橇上，半個身子都倚在海棠的懷裏，一麵咳著，一麵強行睜著疲乏的眼睛，注視著周遭極難辯認的地勢走向，與自己腦內的路線圖進行著對比，確定著方向。

體內的寒症越來越嚴重，雖然隨身的藥物並沒有遺失，然而天地間的酷寒，對於重傷難愈，真氣全廢的範閑來說，無疑是一種極為殘酷的折磨。這幾日裏每天夜裏，範閑窩在睡袋中總覺得身周全是一片濕寒，咳的仿似要將內髒都咳出來一般，雷聲之中帶著嘶啞，就像是刀子在石頭上麵不停地磨。誰也不知道哪天便會被磨斷。

海棠和王十三郎都很擔心他的身體。甚至動了啟程回南的念頭，卻被範閑異常堅決和冷漠地阻止了，因為他清楚，如果不能一鼓作氣找到那座虛無縹渺的神廟，他不知道自己以後地生命裏還能不能再次鼓起這種勇氣，而且他體內地經脈盡亂，皇帝陛下還在南方的宮殿裏修復著傷勢，不去神廟找到五竹叔。他回去南邊沒有任何意義。

更令範閑有信心的是，通過苦荷大師留下來的法術小冊子，他能清晰地察覺到，越往北去，天地間的元氣濃度越來越高，隨著不斷地冥想，他腰後雪山處的氣海已經漸漸有了穩固蓄元之兆。此時放棄。太過可惜。

眼下對於他們三人來說，最大的問題便是時間，這是一場賽跑，一場範閑傷勢病情與神廟距離之間的賽跑，範閑直覺若真地找到神廟，自己體內的傷勢一定會好很多。

海棠和王十三郎都知道範閑溫和的外表下是無比倔狠的性情，所以他們也隻有沉默地聽從了他的意見，隻是這兩位友人依然十分擔心他的身體，尤其是入夜後聽著那一陣陣撕心裂肺的咳嗽聲。誰能安眠？

便在安靜地夜裏，海棠鑽進了範閑地睡袋，輕輕地替他揉著胸腹，用自己的體溫溫暖那片苦寒。兩個人的身體就那樣溫柔而親密地貼在一起，卻沒有絲毫男女方麵的想法。隻是緊緊抱著。像互相取暖的兩隻小豬。

王十三郎自然發現了這一點，但他沒有任何表示和反應。隻是加快了北上的速度，帶領著雪犬組成的隊伍，趁著天空放晴的時辰，拚命地趕著路。

“還有多遠？”停雪的天地間依然有風，第一輛雪橇上地王十三郎逆風呼喊著，迅即響徹了整座雪原。

範閑眯著眼睛，看著前方站立在雪橇上，皮襖迎風擺動的王十三郎，忍不住笑了笑，心想這小子倒也是瀟灑，居然真不怕冷，這時節居然還能站在雪橇上衝雪浪，尤其是配上那一雙墨鏡，看上去真有那個世界裏玩極限運動的小子們的風采。

從懷中取出指南針和地圖，範閑在海棠的懷中咳了兩聲，仔細地確認著方位，雪橇在雪地上不停上下起伏前行著，讓他地觀察有些廢力。沉忖許久後，他疲憊地說道：“頂多還有十五天。當範閑展開地圖時，海棠轉過了臉，這已經不是範閑第一次展開地圖了，最開始地時候，他隻是憑藉超強的記憶力指路，而到了後來病地太重，地圖必須要拿出來，可是王十三郎和海棠都會刻意地避開。

因為這是範閑的要求，也是三人踏上神廟之行前的誓約，範閑要求海棠和王十三郎不得向任何人泄露神廟的方位所在，因為他能猜測到，神廟的方位一旦泄露，廟裏的事物一旦流落到人間，隻怕會給這個人間帶去無盡的禍患。

就像母親葉輕眉當年帶出來的那些武功秘籍，就像那個箱子，如果廟裏還有很多，這個天下會變成什麼樣子？範閑可不希望這個世界變成天位高手滿天飛，電磁炮四處轟的恐怖所在，強者們隨便打個架就打的天地衝撞，元氣大亂，這叫那些平民百姓怎麼活？

旅途之中不寂寞，因為有夥伴，然而格外艱辛，隻是這種艱辛也無法用語言來描繪，因為艱辛在於苦寒在於枯燥，在於無窮無盡，似乎永世不會變化的雪白之色。

不知道過了多少天，平坦的雪原，微微拱起的雪丘漸漸變得生動了起來，地勢開始變得複雜，陽光也變得越來越黯淡，氣溫低到了人類難以忍受的地步，好在暴風雪依然沒有再下。

北方天際線的那頭，忽然拔起了一座高山，一座高高的雪山！

似乎自從天地開辟之初，這座雄奇偉大的雪山便聳立在此間，冷漠而平靜地等待著那些勇敢地旅行者前來朝供。

雪橇隊伍緩緩地停在了一道冰川遺跡的旁邊，範閑眯著雙眼，看著前方遙遠的雪山，注視著在碧空下泛著幽冷白芒的奇崛山峰，胸口處難以自抑地產生了一絲激動，一絲發自內心深處的激動。迅即占據了他的全身。讓他地手指都微微地顫抖了起來。

在夢中，他見過這座與大東山有幾分相似地大雪山，在夢裏這座雪山是那樣的高不可攀，是那樣的神秘強大和冰冷，就和皇帝老子帶給他的感覺一樣，然而今日，當這座大雪山忽然全無先兆地出現在自己的眼簾中時，範閑卻感到了無窮的快慰。

人生而畏死。然朝聞道夕死可，若在短暫的一生中，能夠看到那些其他人都看不到的景致，獲知更多天地間地秘密，知曉那些最吸引人類目光，最催促人類進化的未知，這該是怎樣的一種享受？

範閑的身體驟然僵硬了。一直未曾停歇的咳嗽聲也停了。他貪婪地望著那座清幽的大雪山，似乎想將這一幕令自己動容的景致牢牢地烙印在心裏，在以後地歲月中再也不要忘記。

動容不止因為此情此景，不僅因為山中那廟，也因為此間天地地元氣竟然濃鬱到了一種令人顫抖的程度，範閑蒼白的臉上雙眼深陷，瘦削到了極點，可是每一呼吸，似乎都覺得自己在漸漸的健康起來。

海棠第一個察覺到了範閑的異樣。她的身體也已經疲憊到了極點，往日裏明亮無比的眼眸，早已經被天地間的嚴寒打磨成了一片疲乏，然而此刻，她的眸子又亮了起來。隨著範閑地目光望向那座大雪山。久久沒有言語。

雪橇停下來後，雪犬們似乎也察覺到了不一樣的氣氛。低聲地吼叫著，六十餘頭雪犬，在經歷了如此艱苦的旅程之後，隻剩下來了十七隻，而長長的雪橇隊伍也隨著沿途的扔棄，減少到了五架。

王十三郎就站在最頭前地那一架上，沒有回頭，隻是怔怔地望著那座山，沙啞著聲音問道：“神廟...就在這座山裏？”

“是。”已經好幾天疲弱地無法說話的範閑，不知從哪裏來地力氣，無比堅定地吐出了一個字。

得到了確認，三位年青人就這樣怔怔地看著遠處的雪山發呆，竟似有些不想再往前踏一步了。忽然，王十三郎從雪橇上跳了下來，對著那座大雪山發狂一般地吼叫了一聲，聲音極為沙啞，又極為憤怒，更極為快意！

看著这一幕，海棠和範閑都忍不住笑了，心想這位一直溫和堅定的劍廬關門弟子，忍到此刻，終於爆發了承自四顧劍的瘋意。笑後便是沉默，海棠的眼中濕潤了起來，終於化成了幾滴清淚，淚水滴在皮襖上迅疾成冰，範閑快活著搖頭，許久說不出話來。

沒有經歷過他們這一次漫長旅程的人，無法了解他們此刻心中的情緒，這是一種大願達成的滿足，這是一種戰勝天地的豪氣，又是一種馬上便要接觸世間最神秘所在的衝動！

漫漫雪程，沿途雪犬斃於地，範閑重病隨時可能死亡，海棠和王十三郎也被折磨的失卻了人形，此等艱辛，不足為外人所道。

...然而他們終究是到了！

如果沒有範閑充分的準備以及對於大自然的了解，他們三人孤獨相攜來此，隻怕早就死在了雪原之上。一念及此，範閑眯著眼睛，看著遠處那座大雪山，不禁想到了很多年前那兩位強悍的先行者，苦荷大師以及肖恩大人。

範閑一行從北齊啟程時是春初，此刻應是夏時了，天地間最溫暖的時刻，而當年肖恩苦荷一行數百人，卻是從夏

天出發，一路死傷無數，待他們到了這座雪山時，正好是極夜。

整整長達數月的極夜，當年的那兩位先行者是怎樣熬過去的？肖恩和苦荷不像範閑擁有前人留下來的路線圖和經驗，居然還能在這樣淒苦的環境中活了下來，實在是令此刻劫後逢生的範閑大感讚歎。

與那兩位吃人肉的先行者比起來，範閑三人其實真的要幸福很多，輕鬆很多，可是依然狼狽不堪，也虧得是海棠與王十三郎都是人世間頂尖的強者，再加上範閑這個有兩世知識的廢人——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，範閑注定是世間對神廟最敬畏又最不敬畏的人，也是最有能力進入神廟且需要進入神廟的人。

看山跑死馬，範閑漸漸從內心的興奮與激動之中擺脫出來，強行壓抑住心神，靜靜望著那座高大的雪山，猜測著山裏那座大廟的模樣，沙著聲音說道：“休息一夜，明晨進廟！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